



菅家文草

八



~ 16  
3326  
8



門 16  
號 3326  
卷 8



管家文草卷第八

策問對策詔勅大上天  
皇贈答天子文附中宮

策問

問秀才高在五常策文二條

叙澆淳

問聞而不可察者其外萬八千年辨以可得知者其間百七十年代為樸為器雖在自然之必然由運由人非無見義之徒義未審成康之刑措不用還惑澆醜之既窮堯舜之垂拱無為更疑

黑川真賴藏書

黑川真賴

黑川真道藏書



淳素之先往不拘以理數質文之再復何乎宜  
決以情機善惡之兼施難定且夫自無入有智  
周萬物者道德也由我及人化被群生者仁義  
也帝偏用德寧知仁則未來皇獨行道敢問德  
非所貴嗟虛壑春水火偷薄滋章警策驪翰敦  
龐逾遠濟民之務欲汲汲以勿休治國之憂可  
孜孜以匪懈何以諸侯爲邦之漸仲丘緩期於  
一百年天子施政之仁班固成義於三九歲五  
子之論外孫其辭

徵魂魄

問營魂有智兼精爽以載生體魄惟靈抱神明  
以通命漢高祖之思沛萬歲若存羊叔子之登  
山百年未朽然則附形附氣之前後儒士異談  
情家性家之陰陽道門安處延年度紀拘練之  
術栖心攝理消摩調和之方在手喚其三呼其  
七名字欲聞安于肺靜于肝怒驚何過至如蔡  
生之見羅袖村右通聲鄭俗之執芳蘭暮春遊  
樂若謂禊者能續猶畏尋流水以逾荒若爲招

則如來更悲叫吳穹以過禮亦有假魄為鬼復  
壬者既入冥宜名魂以神歸天者遂資頭頭城  
陽會稽之祠廟主之者誰黃熊蒼狗之異形指  
是何變既曰通博莫嫌倦談

問秀才三善清行文二條

音韻清濁

問彫龍便手映風月於鈿松白鳳驚神縮山河  
於斧藻蓋以音也成文之稱取諸鼓吹其詞韻  
惟結格之名用則玄黃其句泊于問經汪濊曹

王安吐垂異之譏濡翰紛綸蕭主獨招不悟之  
歎彼皆失功籠絀逐儒林之老聾忘道浮沉為  
文苑之狂瞽者也然則發樞機以翻鈴鍵誰家  
先轉椎輪叩五音而押四聲何處始聞命律霜  
凝火熾陰陽非無象聲山厚水柔南北可有優  
劣亦夫列池避漢武皇帝之尊未詳燒章犯文  
司馬氏之諱焉在吳楚燕趙秦隴梁益之異同  
喉中舌前牙齒唇吻之清濁口談分字莫辨  
谷之勞毛舉指文當縱鳥瀾之勢

方伎短長

問仰觀鳥著望氣之墓效其祥來相龜從均霜  
之宅知其壯况復功成得地止爻者要在陰謀  
道入談天步曆者歸于明筭處治布卦則指掌  
之間萬方禁架化入則形骸之外千里惣而括  
之班班各名一家分以別之殷殷遞馳數術國  
貴三五欲聞大史之書門異官商宜叙潛夫之  
論奄迫開格之驗吉凶不明松邑津樓之圖遠  
近奚衰亦有仙藤繞樹通何氣於折枝白鶴衛

珠求何理於方智鳥復水過為難免長吏之形  
虎御雲興詎得傳以時之說夫措而未舉拘小  
道之可必觀挾以能特恐異端之為其害施民  
用政莫差短長於寸心被物關身當決深淺於  
淵慮子之洽聞有何不涉

問秀才紀長谷雄文二條

通風俗

問茫茫分野應景福之昭回僕僕黎民繫君王  
之政化故方俗隨入以立陶情性於寒溫土風

臨境而吹，祿剛柔於山水。然則角羽相集，青徐何緩其聲。朱紫自分，黃髮詎通其夢。甘陵黍膏之論，當解環於齒牙。苦縣松麴之遊，請披霧於唇吻。况復有治有亂，仲尼陳以樂善。移風能暑，能寒王制。載其教，不易俗。苟謂拘禮移風之訓，安施既無戲言。易俗之誠，何用二者。惟異一途，可存子之多才。有何不悟。

分感應

問青銅百鍊，冷照者不逃其形。幽谷千尋，外傳

者無失其響。即知道之髣髴，若亡而又若存。事之希夷，在前而還在後。謂泉蓋不識臨城，何引赴節之流。爲樹已無精，東平何遺西靡之種。蕭大夫海魚之說，欲聞同類於書生。管秀才風虎之談，何義相逮於鄭氏。且夫有德先臻者，禎符之應也。無時自動者，曲調之感也。昏明之共遇，麟鳳決稚川以擺春波。哀樂之偏繫，絃歌通叔夜而飛曉月。既曰洽聞莫爲底滯。

問秀才小野美材文二條

明仁孝

問仁施物之号功在濟時孝事親之名德歸於已故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仁孝之用遐哉邈矣未審方內方外之教格量何殊三德三行之儀處置焉在且夫紫脫天挺常生之德欲聞青州土寒懷慎之誠爰驗若以從稱爲無訟苟馬共可失辭若以務本爲道生參回豈非錯叙子殺身之誠未忍研精傷體之悲猶勤刺股疑而所問一二言之

辨和同

問和同之論其來尚矣左丘明作傳而不刊范蔚宗修史而無棄然則樞機易轉迷臺之對具談翳蒼能披曼山之詞詳舉復有子者父之血脉也生民不繼何以別之臣者君之股肱也專壹相濟孰爲不可門人之美風化陸生何偏止於禮家聖道之載光塵賈氏何愆歸於權義秀才之學有何不通文云理云奮而勿滯

對策

省試對策文二條

貞觀十二年三月廿三日少內

記都言道問五  
月十七日及第

明氏族

竊以天形地翻人倫則三才之所克諧翼子謀  
孫姓氏則九族之攸周備因其事以尋其本稟  
于山川義不妄施觀其宗以討其源資于君父  
詞無虛設是知周官者姬公之制自謂聖人立  
言系世以分宗春秋者魯史之名故云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法無獨令道在入弘雖自君爲  
政何禮之拘而來者難誣後生可畏者也是以

秦之兼天下也天下僉曰舊迹已除漢之得皇  
圖也皇圖亦復世本能立王符著論欲令聖賢  
必見風流管寧發談在使衰亂更加矯正嗟乎  
奉春之賜姓劉氏御龍曾學於何人巨君之命  
氏王家馭鶴詎傳於非類嵇從車正叔夜逃仇  
以移山踈自儲端孟達避難而斷足施之禘祫  
祖考未以享其苾芬用之禘祫家門何以謝其禽  
獸聿修之德何夫爽歟辨章之儀自茲失矣國  
家合符河洛何暇指麾於鬼神追駕帝皇未嘗



馳騫於仁義車書之攸軌轍界面者陸慄水龍  
禮樂之所調和忘身者重規疊矩卽百姓考之  
一子蒸民誰獨親其親五寬繫之萬機庶類猶  
或老吾老遂執謙退事遂巡聊費充賦之草萊  
以備憲章之管蒯夫以族之爲言者屬也氏之  
爲義者家也家屬苟不索居子孫誰有踈隔乃  
知莘氏向氏偏舉其人之一名載族祖族並指  
其宗之總號三光名之日月孰不謂之乾象天  
文四瀆号之江河孰不謂之坤儀地理況亦命

氏非一稱謂在我而不疑名家是殊異向自彼  
而可觀曹魯宋衛發於有國之通規唐虞殷周  
起於應圖之大業以爵則王公侯伯以官則司  
馬司空以事則巫卜陶熙以字則伯仲叔季行  
迹之累三桓七穆其稱繫於先宗家舍之居北  
郭東門其理因於舊壤如斯之類寔繁有徒推  
而廣之所可勝載然則自齊適楚管修旣爲陰  
太夫温故知新晉卿先有陽處父以和求類遇  
堯主而自可聞因清引源辭晉國而亦何去况

嘉名不墜已覲君珎之帶都萊邑惟存更知趙  
車之成輦咎繇之後六安子安則得其畧而遂  
得其中齊君之相晏平仲平則知其一二而未  
其二余是荆安之族源出由余劭則潁川之人  
說通應劭朕鴻臚之望至漢季而育三輔謝靈  
運之先出陳留而流于載尋之其本南北殊宗  
討之其源有何真偽謹對

辨地震

竊以陰陽不測上帝假手於人君性命難言先

王設機於號令道以範圍三極則風雲不敢秘  
其功政以威侮五行則造化或猶失其法夫地  
者通三之位得一之儀卦坤德母功已隆焉動  
順靜方義亦大矣隴西鎮厭同命者四百餘家  
河東動搖共憂者四十九郡沴災之至當有所  
由傷害之生殆不虛發蓋以呂氏之十有二紀  
誠其令錯春秋箕子之洪範九疇陳其教由狂  
僭火災發於讒口風變生於濫刑時豈泰而安  
之哉計不可以得已也是知神靈不誦凶德者

祿孽之形聲天鑒孔明咎徵者君王之警誠魯  
哀之無日蝕天意豈非譴之何益乎楚莊之禱  
山川人事抑亦求過於天也若夫孔晁之存目  
擊陽氣伏而不得升陽父之發臆談陰氣迫而  
不能出春秋公羊之說乃謂其來必以其時尚  
書夏侯之談乃謂其起必以其事苟君臣得道  
則隱々吞聲而山車轉輪苟政教惟治則鈴鈴  
絕響而浪井飛液暴虎窟斷而必斷蔡邕之議  
未兼施經營可修以必修蔡邕之諫豈通論彼

漢張衡之機巧不必取驗於一方晉穆帝之異  
聲誠宜發災於未運蟾蜍者陰蟲也故應地動  
而承銅丸雞雉者聰禽也故聞雷響以發鳴响  
至若栩栩飛說開素道之玄宗游鬼寓言定三  
年之一動上志惟備載地者水德靈長先談已  
存乘水者地形岷道已云乘水流波相薄何得  
安存亦曰載地同氣相求自斯可察天道遠而  
人道近已雖云決之推尋先覺少而後覺多亦  
復歸之其昧以類聚之以群分之五月丙丁日

至而泰山崩四方川谷氣通而颯風發卽知幽  
荒之迹蓋五大山之往還變動之間或六萬歲  
之交載復有老聃玄聖稱吾師於天竺者此乃  
釋迦也孔子素王縱惟聖於西方者此亦釋迦  
也言其教化則西漢已至豈獨東漢觀其容儀  
則丈八猶存不唯丈六雖則立功立事義理各  
殊然而有國有家歸依是一遂有東踊西沒南  
震北沒如是輪轉爲六六三十六之義遍踊遍  
震遍動遍搖如是分別爲上中下各三之義六

震動之名二因緣之別詳于念佛三昧經見于  
大智度論宗者也道真望崇江漢還愧測海之非  
才思採風霜自迷凌雲之有道况事屬幽冥談  
離視聽姬水魯山未遑於側足漆園雙樹何縱  
於遊心苟解環之不分誰槌鼓之無訢謹對

詔勅

前年所減五位以上封祿復舊詔

詔垂鴻一德達道者先亂其行歷象同天變常  
者乃遭其怒朕政無寒暑化負水波陵遲之運

你慙洪緒及至十一年夏旱曠甚於常時牲璧  
空投山澤之靈魚龍殆失淵源之府朕念而三  
復過在二人鹿衣以待天下之溫菲食以思天  
下之飽而卿等推心唱和取義往來論奏一成  
懇誠自露遂王公減封諸臣省祿縱令率如舊  
制伏臘之費雖支何況法損恒規朝夕之儲逾  
之朕之焦思既涉炎涼如聞今茲收藏不害民  
庶稍休非望栖畝之餘糧蓋聞載路之多黍而  
已夫先王之爲政也弛於急張於緩年荒節用

無節不可以存穀熟復常不復難可以贍宜大  
皇太后皇太宮春宮坊封及服用五位以上封  
祿諸王季祿等往年減省之物自今以後仍舊  
莫減唯至朕躬德淺責深堯之冷葛舜之輕墉  
朕雖未窺彼垣墻今而恨其珍麗重以群蠹之  
器非片漆之所能堅屢空之民豈一秋之攸能  
富是故朕服御常膳左右馬寮秣穀或分折或  
擁停之類尚如前令更不加進普告遠近不拒  
朕行主者施行

貞觀十三年 月 日 內記

答渤海王勅書

天皇敬問渤海王成規等至省啓昭然惟王家之急繕粉澤施治性之貞疑丹青守信風猷不墜景式猶全相襲舊基於居城靡欺先紀於行棹言其篤信來覲既修贈以翔仁放歸如速數千里之波浪雖有邊涯十二迴之寒暄豈促主恩荷謂狗禮誰為隔踈德也不孤夢想君子而已國信附邇到宜檢受梅熟王及境局小大無

三代實錄渤海下有國字三代實錄信作義

三代實錄邇作還

急略懷遣此何亦煩多

貞觀十四年五月日 內記

賜渤海入覲使告身勅書

中務渤海國人覲大使政堂省左允慰軍大將軍賜紫金魚袋楊成規等歸王有紀納貢無虧望鳳闕之星懸據犀舟以水隔懇誠外徹風化攸覃霑接內脩禮容可愛克念賞勞之義自存縻爵之恩宜依前件主者施行

貞觀十四年五月 內記

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

勅來表悉之朕仰慙玄鑒俯媿蒼生所憑者轉  
彌忠良所渴者苦言切諫今公恐溫涼之乖適  
嫌環佩之頰朝是蓋志針石於朕躬而存消摩  
於公性也况公年毛既壯氣骨弥強不舉風節  
以資此時將抱冰壺以施何地朕之養公也未  
得其道乎至彼減封之請苟存利國之義亦有  
舊章不敢排拒朕之此意公能順之

貞觀十五年五月

日

內記

春公卿賀朔且冬至詔

詔曰朕以眇身枉臨百姓蒼天可畏赤縣猶賒  
乃者有司奏曰今月朔且冬至理宜賀矣夫一  
陽之可以歡朕更增一月之慎履長之可以樂  
朕還切履冰之憂苟曰休祥何為抑遏自元慶  
三年十一月廿五日休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  
輕重咸從寬免但八虐故殺人謀殺人強竊二  
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  
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門

蔭久絕才効先著者特加榮賞以穆朝章內外  
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  
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又天下高年者宜量  
賜物欲俾彼出罪科者目見震雷之能作解糜  
好爵者耳聞陰鶴之不吞聲其賜級賜物之徒  
所司明加實覈布告遐余宜釋朕行主者施行  
元慶三年十一月一日依公卿議作之記

作  
答大政大臣謝幸第視病勅 昭宣公

勅來狀具之更加憂念公者朕之取託身寄命  
也日來有患風心乖和雖知天福善人殊恨久  
隔霜接故尋舊典從前王欲就公第而視寒溫  
叙朕情以披肝膽而今言詞懇惻迴避慙慙順  
卽禮也不敢違意公輔翼先帝推進朕躬自古  
功臣未有爲此况四時調適萬姓安和天縱三  
才惣在公職朕欲切問近思之意非唯一朝一  
夕而已依請止乏心往足留留而不安將遂宿  
志公好縱容勿重踈遠



寬平二年十一月

日奉

勅製之

荅太政大臣謝為病賜度者免罪人勅

勅太政大臣雅言悉之皇天不知公病無損朕前行志冥助惟求欲令出獄門者開法網以為公處療之方入禪道者轉戒珠以為公加持之力功重報輕朕之過也謝章忽至增愧深焉又國家庶務關白於公朕自樂成業在恭已而今具叙其意固辭此職非唯退閑之謀期以消伏之術既云避害朕豈忤之雖暗前途暫順來請

不有日月乎不有山川乎所患少間視事如故勿使朕當淵冰奔馳之危以無舟楫銜轡之備而已嗟虐朕之砭石朕之股肱豈圖令股肱不安和為砭石所治攝捨心而歎刻骨以傷公強加食莫忘社稷

寬平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勅製之

荅公卿賀薩摩國慶雲勅

勅公卿去九月十一日表狀曰大宰府奏慶雲見管薩摩國有司考之上志以為政致和平之

應也德至山陵之感也朕省表以恐之聞端以懼之卽位之後九載于今水旱疫癘軍兵盜賊豈是政和德至之奇以偷措齒牙乎君臣者一體之分也朕可耻卿等亦可耻抑而止之勿爲虛實耳

寬平八年十月廿一日奉 勅製

重減服御省季料勅

勅朕去仁和五年二月廿日服御常膳務從省約所司准舊四分減一朕心不兼慮無再慮

願舉塵露之積將成禮節之和豈圖水旱兵疫年頻有災諸國自闕調庸百官隨無俸祿不怨天不尤人不嫌鬼不責神朕之無道獨自取之今重減服御三分之一新省年雜物之半其餘用度中分以折百姓單寒朕不恣見既無謀於富國唯合體於貧民而已布告內外知朕意焉主者施行

寬平八年 月 日奉 勅製之

太上天皇贈卷天子文 附中宮狀

奉清和院太上皇勅重請減封戶狀  
今月十七日來狀丁寧不忍半折封戶追尋宿  
念澄審本謀不以用足為情將以靜心為樂况  
一畦一畝未必旅生自守自分皆出機杼國用  
倍多於昔日民勞緊急於當時雖有成章豈無  
權議夫竹窓之曉水閣之暮閑送春秋遠翫風  
月取諸一身之事最亦千戶之資容量以莫為  
相累耳

元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奉朱雀院太上皇勅請停尊号狀  
前年讓位者為社稷也今日出家者為菩提也  
空閑可守搗挹惟勤願早停太上皇之号令成  
盡形壽之願矣

昌泰二年十月廿四日

奉朱雀院太上皇勅重請停尊号狀  
入道之緣業在省事省事之人不貴虛名况可  
稱佛子以過一生何敢帶人君以事三寶今如  
來報不許停号孝子尊父之情先感其志施主

隨師之義今勿相違耳

昌泰二年十月

奉朱雀院太上皇勅重請停尊号狀

使者再廻報書重至讀未三四字淚已千万行  
夫述父志是子之至孝也成師願非佛之實語  
乎今師昔父志述願成天下之有耳有目者何  
人得不隨喜讚歎若相違取請惱乱我心近則  
逐白雲以没名遠亦超蒼海而收跡存問之道  
寒温之便於焉而絕嗚呼悲哉

昌泰二年十月

奉朱雀院太上皇勅重請停尊号狀

使者往來報再三初舉佛法附國主之義次  
陳天皇弃寶位之情披讀之中心神迷乱雖似  
急急不能不言凡所謂附法國王者是膺錄受  
圖之人君非燒香散花之弟子偏依虚号囑以  
正教正教之玷不日而見又所以逃重累以委  
新君者欲一日萬機保安社稷子子孫孫相傳  
天下也尋雲而逐蹈海而隨雖在固拒之詞自

妨持念之意今日以後勿告斯趣定損吾神定  
傷吾性至于漢家曾無舊典當朝未有前例彼  
不行其志也我遂行其志也已云出家何得稱  
皇亦曰入道何不貴僧求之戒律問之威儀年  
臘次第衣鉢行列不可以越之不可以違之而  
今落髮之後四五月來爲讀經請其師師主恭  
敬如故爲共齋屈其僧僧網恐惶倍前欲協佛  
教乃用私禮師主僧綱無由親近一畏違律之  
結罪一悲宿願之難孰非有他煩只煩尊号縱

佛子早停本号其國王猶修舊禮雖非上皇可  
得尊重一人國主如是尊重四海黎民誰爲輕  
慢爲帝父爲舊君之德雖無所指百代可傳若  
遂嫌無号必可究其執願專除太上皇直被喚  
朱雀院稱謂之名依止之處彼此隨意豈不宜  
哉格筆而止忘筌以留勿令新發意者煩疲談  
論耳

昌泰二年十月廿日

中官職重請被返收諸司并雜物等事

右月十五日依令旨返進分直諸司例給雜物  
今重依令旨云中使左近衛權中將從四位上  
兼行近江權守藤原朝臣定國忽到苦廬傳以  
勅旨不容所請伏惟今之指陳不敢脂粉号名  
則太夫人惟貴矣實封亦二千戶太多焉光華  
有餘衍溢非望況朝廷劇務何累分直於諸司禮  
節難知豈其例給於雜物伏願特迴玄鑒莫拒  
素誠者伏依令旨重請處分

寬平十年四月廿日

第八終

